

文選

儒



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贈荅四

顏延年贈王太常一首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

和謝監一首

王僧達答顏延年一首

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蹇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酬王晉安一首

陸韓卿奉答內兄希叔一首

范彥龍贈張徐州一首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任彥昇贈郭桐廬一首

行旅上

潘安仁河陽縣作一首

在懷縣作二首

潘正叔迎大駕一首

陸士衡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作二首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由阿作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一首

謝靈運初發都一首

過始寧墅一首

富春渚一首

七里瀨一首

發江中孤嶼一首

初去郡一首

初發石首城一首

道路憶山中一首

入彭蠡湖口一首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贈荅

贈王太常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書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

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蓄寶每

希聲雖秘猶彰徹

老子曰大音希聲左氏傳君子聆龍聆

九泉聞鳳窺丹穴

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丹穴已見東京賦

歷聽豈多工唯然觀

世哲

孔安國尚書也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王逸楚辭注

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尚書曰凡

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耆

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

風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

周易曰履道坦坦幽貞吉

晏然林間時晏開亟迴長者轍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閭里門也漢書淮南

王曰早開晏開又曰陳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雲靜惟淡

羣化祖生入窮節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

雅曰祖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爾

悲來非樂闕周易曰初六鳴豫凶也淮南子曰樂過則淫志窮

終而悲鄭玄禮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屬猶綴也謝猶

念也又曰札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屬猶綴也謝猶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五言集曰從兄散

顏延年字仲遠

炎天方埃鬱暑晏闕塵紛淮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誘曰

炎上故曰炎天廣雅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

也杜預左氏傳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賈逵國語注曰

以星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尚書傳曰風薄于山孔安國

分夜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尚書傳曰風薄于山孔安國

意也楚辭曰雪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禮記曰仲夏之

紛紛而薄木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禮記曰仲夏之

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聖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

楚辭曰荃蕙化而為茅屏居側物變慕類抱情殷漢書曰

病屏居曰南山下鵬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兮

直東宮答鄭尚書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高祖踐祚遷都官

尚書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答詩謝舍人之日

皇居體寰極設險祗天工

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

堂壁衆星之環極泮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

兩闡阻通軌

對禁限清風

兩闡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曰建洪德

流清

風 政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壖 毛詩曰誰謂宋遠政予望

爾雅曰徒歌曰誰謂宋遠政予望謂意注之也尚書為中臺在南故曰南壖寢興鬱無已起

觀辰漢中

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郭璞

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也

流雲鵲青闕皓月鑒丹宮

廣雅

日鑒也 照也 企佇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

曰步徒倚而遙思漏窮言曉也 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 賈逵國

秉 演連珠曰肆義芳記 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 語注曰

惜痛也周易曰賁于丘園來帛戈陸機演連珠曰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毛詩曰景行行止高松喻守節而不移也

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 有誠實舊

貫美價難以克充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論語子曰有美王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

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帝書曰嘉貺益腴爾雅曰賜

也毛詩曰言樹之背史記曰駙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間哉

和謝監靈運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為祕書監也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年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 筮步懼先迷 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注曰植

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夫唯捷徑以寡立非擇

方刻意藉窮棲 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周易

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其所以故

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

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

好也韋昭國語曰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閨

注曰山慶曰捷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閨

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士茁謂智襄子

曰臣秉筆事君兩閨謂上臺及東宮也事二宮已見曲水

詩鍾慙丹矐施未謂玄素睽

盧謀荅劉琨書曰玄素喻別也

墨翟垂涕周易曰睽者乖也徒遵良時詖王道奄昏霾

苦主切尚書曰惟其塗丹矐徒遵良時詖王道奄昏霾

帝之日也潘岳河陽縣詩曰徒恨良時泰蒼頡篇曰詖詒

佞也彼寄切方言曰奄遽也昏霾喻世亂也爾雅曰風兩

土為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

祭享也曾子曰天曰明地

靈

雲曰幽張載詠懷詩曰而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

有弔屈原文楚辭曰蹇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汀水際

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廬禮記曰舜葬蒼梧

野之倚岩聽緒風攀林結留萸

楚辭曰倚石巖以流涕又曰

與揭車王逸曰

留萸香草也

歧子間衡嶠曷月瞻秦稽

衡山名也爾雅

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月余還歸哉孔擘會稽記曰

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望南海越絕書曰

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

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沉泥

謂皇聖

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謝承後漢書曰頑闇沉

豐澤四海所宗說文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略書曰頑闇沉

泥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海淮

海國語曰趙簡子歎曰雀入于

禮記注曰充

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

莊子曰越之流人

足也子喻切

去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故里問楚辭曰處

玄舍之幽門陸雲荅兄書曰脩庭樹蓬

來茨葺昔字翦

棘開舊畦鄭玄周禮注曰茨蓋苦也又廣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戎子鈞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荆棘孟子曰

病于夏畦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借言年既

洋洋而日往毛長詩傳曰借俱也俱亦齊同之意也親

仁敷情昵興賦寃辭棲親仁謂靈運也左氏傳陳五父曰

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玩愛也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吳都賦

比德於玉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揚也君子盡

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蒼頡

篇曰懷抱也

荅顏延年一首 五言

王僧達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琅邪人少好學屬文為始興王行軍參軍稍遷至中書

令以屢犯上顏於獄賜死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益州地

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瑋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

連齊人也穀梁傳曰水南曰瑋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

言瑋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君子聳高

心文賦曰遊文章之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

駕塵軌實為林楚辭曰凍余駕兮入冥何邪詩曰亮無風

之林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忠玄賦曰盡遠迹以飛聲

也雲之上聲類結遊略年義篤顧棄浮沉莊子曰忘年忘義

曰襟交頰也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新論

詩箋曰頰念也高誘淮南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新論

子注曰浮沉猶盛衰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

曰余與楊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

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

或春醞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毛詩曰聿來不宇麥壘

多秀色楊園流好音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壟廣雅曰

黃鳥載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言人壽不與景俱逝

好其音黃鳥載而遊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幽哀何

用慰翰墨久謠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棲鳳難為條淑貺非所臨

鳳非梧桐不棲故曰難為也誦以求周旋匣以代兼金左氏傳太史克

兼金一百而不受也孟子曰齊王餽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

謝玄暉

結構何迢遼曠望極高深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魏武帝善哉行曰牕中列遠岫

庭際俯喬林曹子建詩曰日出眾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

池上酌復此風中琴石崇思歸引曰宴華沈酌玉觴嵇康

非君羨無度孰為勞寸心勞心切切列子文摯謂叔龍曰

吾見子之心矣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我攜手同行毛

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解朝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五言集曰沈尚書約也

謝玄暉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

又曰拜及黯為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人不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

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謝靈運南山詩連陰盛農節筆笠

聚東菑胡安道愁霖賦曰冀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

音臺爾雅曰菑高閣當畫掩荒堦少諍辭畫掩已珍簞清夏

室輕扇動涼颼楚辭曰濫颼嘉魴聊可薦淥蟻方獨持詩

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夏季沈

朱實秋藕新輕絲魏文帝與吳質書良辰竟何許風昔夢

佳期佳謂沈也言會面良辰在何許而令夙昔空夢佳

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浚深也昨夜

者故言坐嘯徒可積為邦歲已暮張璠漢記曰南陽太守

時人為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肅瑨音

津音質論語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人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絃歌終莫取撫机令自嗤論語曰子

宰聞絃歌之聲陸機赴洛詩曰撫机不能寐阮籍詠懷詩曰噉噉令自嗤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五言

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勅朓可還都朓道中為詩以寄兩府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

也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古樂府有度關山曲王粲閑

年秋胡詩曰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秋河天漢也耿耿

反路遵山河光也毛詩曰兼葭

蒼蒼引顧見京室宮雉正相望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都賦曰京室密清周禮

曰王城隅之制九雉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漢書歌云月穆穆以

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鳩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星漢書

曰柏梁災於是驅車鼎門外思見昭立陽古詩曰驅車策

作建章宮也曰春秋成王定鼎于郊鄆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

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丘丘南曰陽荆州圖記曰當陽東

有楚昭王墓登樓賦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馳暉曰也

曰所謂西接昭丘也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南中

詩曰過客無留軫馳暉有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

霜毛萋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後嚴霜寄

言罽羅者寥廓已高翔喻蜀父老曰猶鷓鴣之翔乎寥廓

寥深也廓空也

酬王晉安一首

五言集曰王晉安德元王隱晉書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

也州

謝玄暉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爾雅曰梢梢擢也郭璞曰謂木

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晞乾也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列

厚貌也毛萋詩傳曰晞乾也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子

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檉碧樹而冬生檉則柚拂霧

朝青閣日肝坐彤闈左氏傳趙鞅曰日晚也肝悵望一塗阻參

差百慮依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曰一致而春草秋

更綠公子未西歸言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而不反今春

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古詩誰能以京洛縑塵染素衣
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縑

奉答內兄希叔一首五言顧氏家譜曰昉字希叔邵陵三國常侍

陸韓卿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少傳主簿後至行軍

參軍厥父被誅坐繫尚方尋有令故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其集云竟陵王舉秀才

遷太子太傅功曹掾

嘉惠承帝子躡履奉王孫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傅王晏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

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臣漢舊儀曰此王子為王長門賦曰躡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有異

才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漢書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為秀才也兩都賦序曰

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為太傅功曹掾也漢書曰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出

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孟嘗喻大傳也漢書曰封丞相公孫弘為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

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說苑雍門周歸來騎桑柘朝夕異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涼温其一左太師詠史詩曰陳平無產業歸來騎負郭涼温喻貴賤也 殂落固云是寂蔑

終始斯沮落猶彫落也羽獵賦曰萬物祖杜門清三徑坐落於外荀紀七哀詩曰何其寂蔑

檻臨曲池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鳧鵠嘯儔侶荷芰始參差蜀都賦曰雖無田田葉及爾泛鴻儔鵠侶

漣漪其二古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 春華與秋實庶子

及家臣魏志曰邢顯字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顯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

邢顯北士之彥而植禮遇殊特顯反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廢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尚書曰峻民用康峻與

俊離宮收祀梓華屋富徐陳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

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

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祀梓皮革

自楚往也吳質答曹子建書曰填簫激於華屋魏志

曰文帝為五官郎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並見友善平旦

上林苑日入伊水濱其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所也楚辭

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吾日入而

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雒之間書

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

致足相如慙温麗子雲慙筆札西京雜記曰枚臯文章捷

之譽長卿首尾温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

方言曰慙慙也漢書曰樓護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

號曰谷子雲之筆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駿足喻希叔

棗臺彦荅杜育詩曰矯矯駿足繁纓朱就韓詩外愧茲山

博齊子曰臣賴君之賜駕馬柴車可得而乘也

陽讌空此河陽別其四魏氏春秋曰洛康寓居山陽縣與

詩曰親臨並集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平原趙勝也史

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記曰秦昭王聞

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好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

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

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寶晉紀曰初渤海方淫滯宜城誰

呂安交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

獻酬言已之事竟陵猶徐吳之在渤海漢書渤海郡有南

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匡城濃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

醪蒼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

秋屏居南山下已見上文左氏傳卜徒父曰歲云秋矣漢

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其五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

諒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

孤鴛鴦哀鳴無匹傳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贈張徐州謾一首五言

五言

五言

五言

五言

五言

五言

五言

五言

五言

五言

范彦龍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漢書楊惲曰田家作苦張景陽雜詩曰後來修岸垂時聞樵採

音楚辭曰薄暮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鳩杜預左氏傳注曰來者自外之文也還聞稚子

說有客款柴扉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款叩也柴扉即荆扉也鄭

玄禮記注曰華儼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吳都賦曰儼從奕奕廣雅曰儼

導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玳瑁簪刀劍並以珠飾之請春申君客

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說苑霍璜謂田子方

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曠謂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落應劭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合於傳耳今

刺史行部車號傳車從專督郵也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阮囑止欲賦曰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

意謂是而復非歸穀梁傳曰叔姬

逆也逆之道微范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莊子曰人

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恨

爾雅曰疵痛也衡闈衡門也或以衡闈為絃韋非也

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

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

至韓康伯周易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毛萇詩傳曰懷注曰揮散也

人好兩雪霏霏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漢書曰帝思又曰兩雪霏霏

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西北謂徐州也在揚州之西北輿地志曰宋以鍾離置徐州齊以荊州為北徐州也

范彦龍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五言集曰覽占贈王中書

攝官青瑱闈遙望鳳皇池王融答詩題云雜體報范通直雲梁書曰雲為通直散騎侍郎

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暮

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監為尚書令人

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誰云相去遠脉脉阻光儀劉楨贈

皇池卿諸人何賀我耶徐幹詩脉脉不得語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

富英奇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又漢舊有

曰秦遷于琅邪之逸翻凌北海搏飛出南皮徐幹居北海

阜虞後徙于臨沂二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逸

翻思拂霄柱預左氏傳注曰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

搏扶搖而上司馬彪曰搏也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孔安

書傳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鄭玄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

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離之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葛可棲復可

食此外亦何為古詩曰為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質鷦鷯

巢林不過一枝知命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賞財也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

久之郭生方至一首五言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

之桐廬溪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時

任彦昇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涿今

行春反冠蓋溢川坻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

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變于民行春兩白

望从方來萃悲歡不自持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滄江路窮此湍險方

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

楚辭曰聊親好自斯絕孤遊從此辭謝靈運詩曰孤遊志而自弭此辭去去從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哀傷贈答皆潘居陸後而此在前疑誤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岳弱冠舉秀才曹表曰身輕蟬翼恩重任山

輕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言已在病以

王寮丘子謂莊王曰臣為令尹猥荷公叔舉連陪廁賦許慎淮南子注曰猥凡也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

擁耒耨時苗臨岳深水而長嘯說文曰耒手耕曲水鄭玄周禮注曰耨幽谷茂織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

陵喬杜預左氏傳注曰趾足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者二

蓬幹流隨風飄商君書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譬知野田

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歸田賦曰游都邑以

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秋鄭玄毛詩箋曰凱風禮記曰綃幕也

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嘗遠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洪流何浩蕩脩芒鬱岩嶢郭綠生述征記曰北

轉也注曰幹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歸田賦曰游都邑以

鄭玄曰綃音消洪流何浩蕩脩芒鬱岩嶢郭綠生述征記曰北

芒嶺也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嘗遠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郭綠生述征記曰北

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勦左氏傳子產曰冷名德人生天

地間百歲孰能要古詩曰人生年不滿百頰如槁石火瞥若

截道颺爾雅曰頰光也槁與考古字通古樂府詩曰鑿石見

滅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颺塵瞥乎說切齊都無遺

聲桐鄉有餘謠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

苛及死子葬之桐鄉邑福謙在純約害盈由於驕周易曰

人為之起冢立祠也福謙在純約害盈由於驕周易曰

思純福謙左氏傳晉成鱗曰在約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

恍恍毛詩曰我是則是有嘉賓德音昭視民不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潘元茂九錫文川氣冒山嶺驚

湍激巖阿歸鴈映蘭時游魚動圓波史記曰楚以弱弓微

曰宛在水中央薛君切鳴蟬厲寒音特菊耀秋華

廣雅曰厲高也謂高而急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

也禮記曰李秋菊有黃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

叔曰引領西望毛詩曰大夏緬無覲崇芒鬱嵯峨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大夏緬無覲崇芒鬱嵯峨

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有八韋昭國語注曰緬猶

也郭綠生述征記曰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

曰巖石揔揔都邑人擾擾俗化訛楚辭曰紛揔揔兮九州

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鄭玄切依水類萍寄松似懸蘿淮南

毛詩箋曰訛偽也五戈切依水類萍寄松似懸蘿淮南

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毛詩曰葦與女朱

多哀衣大袷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昔去地三寸視事曲

數年大改其俗掾吏禮節皆如楚趙初音紹初袴也

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

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漢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

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史記曰秦更名民和而神降之福位同
單父邑愧無子賤歌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豈敢陋
微官但恐忝所荷

在懷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未垂

續漢書曰仲夏至脩毛詩曰夏之

日毛萇曰言時長也爾雅曰夏為朱明未垂猶初伏啓新

節隆暑方赫義補賈誼曰早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

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赫義盛也朝想慶雲興夕遷白日移

思也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賈

曰爨土贊涼風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園耀華果通衢列

高椅靈園猶靈園也東征賦曰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

韓詩曰縣縣瓜瓞薛君曰瓞小瓜也毛萇詩傳曰稻栽肅

仟仟黍苗何離離禮記曰收栽者培之凡蒔草謂之栽也

稷之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朝子曰工商游食驅役宰

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遠京輦四載迄于斯胡廣漢官解

諭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詩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耳

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謀徒懷越

鳥志眷戀想南枝古詩曰越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楚

曰春與秋其代序莊子曰黃帝曰陰陽四時寵辱易不驚

戀本難為思

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立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

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冰未泮

感此還期淹

歎彼年往駛

楚辭曰年往而日往

登城望郊甸遊目歷朝寺

楚辭曰忽

返顧以遊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也

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

老子曰小

國寡民陸賈新語曰君子之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

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

玄

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也

信美非吾土祗攬懷歸志

登樓賦曰錡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

抵攬我心孟子曰浩然有歸志

卷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

然顧之慘焉心

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密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穎川北近鞏洛墳塋已見西征賦楚辭曰終免獨離異

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

也祗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論語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

氏傳公鉏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迎大駕一首

五言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誠從大駕討鄴軍敗求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

三萬人奉迎

大駕還洛

潘正叔

南山鬱岑峯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繁被廣隰

爾雅 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

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帝

歸雲乘幘浮溪風尋帷入

傳毅七激曰仰歸雲憩遊風說

口張翠帷建羽蓋然此

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

王命論

雖無翠羽而帷蓋即同也

遠覽淵世故尚未夷峻函方嶮澁

假為深識之言也國語然深識

多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孔安國尚書傳孤狸夾兩

轅豺狼當路立漢書侯文謂孫寶曰豺狸翔鳳嬰籠檻驥

見維繫皇高飛而下鷓鴣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曰

繫之維之俎豆昔嘗聞軍旅素未習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

也鄭玄喪服注曰素猶故也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假既

為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詩曰載戢干戈

赴洛詩二首五言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

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國語

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親友贈

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越渡也楚辭曰游於江潭親友贈

子邁揮淚廣川陰揮涕語王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之撫

膺解攜手求歎結遺音行又曰假寐求歎曹子建雜詩曰

翹思慕遠人無迹有所匿寂漠聲必沈言分訣之無迹而

願欲託遺音形有所匿聽之寂寞而其聲必沈也呂氏春秋曰積非也

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詩曰瞻望不及緬已見上文南

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西京賦曰海谷風拂脩薄油雲翳

高岑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塵塵孤獸騁嚶嚶思鳥吟塵

我寤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歸志已見上文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謂為太子洗馬也左氏傳陳敬

遊宦事人范曄後書王常曰臣託身陛下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有承華門撫劍遵銅輦振纓

盡祗肅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歲月

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多悲心感物情悽惻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

暑慷慨遺安愈永歎廢餐食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愈末

人憂天崩廢寢食蔡琰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國語楚

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憂苦欲何為纏絲曾與臆列子

曰飲食思禮同宴思樂亦慕止仰瞻陵霄鳥羨爾

歸飛翼高誘淮南子注曰羨願也毛

赴洛道中作二首 五言

陸士衡

摠纒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摠

韓詩章句曰嗚歎辭也毛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江偉

養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求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永歎

司馬詩曰羈繫繫世網進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周禮曰野塗

退維準繩說文曰嬰繞也野寂寞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楚辭曰遠望兮阡眠

其無人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哀風中夜

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絲纏絲已見上文佇立望

故鄉顧影悽自憐竹立已見上文丁儀寡婦賦曰賤妾

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楚辭曰顧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

越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

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頓轡

倚嵩巖側聽悲風響頤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

朗撫几不能寐振衣獨長想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孫放詩曰矯迹步玄闈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薛綜曰立崇

賢門於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應璩與劉公幹書曰鷄棲翔鳳之條龜鼉遊

升龍之川識貞者所為憤結也玄冕無醜士冶服使我妍周禮曰大輕劔夫玄冕

拂鞶厲長纓麗且鮮禮記曰男鞶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長纓左右皆服也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周禮曰大

長纓左右皆服也後命改服就藩臣毛詩曰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

精失藩臣禮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毛詩曰軌道也遠遊已見上

文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始作鎮軍參軍經由阿作一首五言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

陶淵明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

為彭澤令解印綬去職卒於家

綬去職卒於家

綬去職卒於家

綬去職卒於家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虛神棲事外鄭玄儀禮注

賦曰委安也劉歆遂初

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并日而食蔬術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屢

空漢書曰楊雄家產不過十金室無擔石之儲晏如也

時來苟宜會宛轉越通衢

盧子諒答魏子佛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言屈長往之篤息

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毛萇

詩傳曰憇息也通衢已見上文

踈為之投策

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

踈為之投策

楚辭曰安眇眇

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

或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隱士望雲慙

高鳥臨水愧遊魚

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獨違其性也文

飛於水鳥真想初在衿誰謂形迹拘

淮南子曰全性保真不

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

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

注曰保真守玄默也

班固通賦曰終

孔子行年六才而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彪與從兄嗣共遊

學家有賜書揚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

曰潛自必曾禡晉世辛輔不復屈身後代

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於文章皆

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末初

已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白沙陽縣下

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

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

凡非真皆塵垢矣說文曰

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

冥窈也又曰窈深遠也

衰曰卻較悅禮樂而敦詩書纏子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

董無心曰魚心鄙人也

荆東西荆州也時京都在

水而太息毛詩曰叩船舷也楚辭曰臨流涼風起將夕夜景

湛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

李顯離思篇曰烈烈寒氣嚴寒寥

征毛詩曰不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然而悟許慎曰審威肅人聞齊桓公與霸無因自達將車

耦而投冠旋獲墟不為好爵榮

下庶以善自名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一首

謝靈運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

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傳邵公述職舍於棠下

也秋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秋岸澄夕陰火旻

團朝露為旻天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情遊子值頽暮

敬曾存故

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

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二費也父友交而中絕此三費也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

度 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思玄賦曰願得遠度以自娛
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躡步 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

韓蒼敷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押上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押兩手擊也希買切左氏傳曰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惟

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柱預曰良時不見遺醜
狀不成惡 言雖有疾背不見棄遺也良時已見上曰余亦

支離依方早有慕 莊子曰支離者願隱於齊肩髀於頂
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子桑戶孟子父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伊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

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依天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為枉世明於責在方外也漢書郊祀歌曰

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括撮和括切辟步米切
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 左氏

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 言見珍同

用而乖魏瓠言無所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班次也趙氏璧已見靈謹覽古詩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贖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剖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能慮以為大瓠乎江湖司馬彪曰瓠布獲落零落也枵然大瓠謂擊破
紀始得傍歸路 欲之郡必塗經始寧故曰歸路
將窮山

海迹未絕賞心悟 於此長乖鄭玄毛詩箋曰晤對也

過始寧墅一首

五言沈約不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脩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謝靈運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

韓詩外傳曰夫人為父者必全其身體反其束髮屬授明師以

成其林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才遂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民生厚因物有

遷遠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

廣雅曰遠背也揚雄解縉年矣

謝清曠疲薺慙貞堅

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蒼頡篇曰曠踈曠也

莊子曰蕭然疲而不知所歸司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馬彪曰蕭然疲而不知所歸司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拙謂拙官也閑居賦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韓康剖竹守

滄海枉帆過舊山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說山行窮

登頓水涉盡洄洑

爾雅曰連流而上曰洄洑孔安嚴峭嶺

稠疊洲縈渚連縣

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疊里白雲抱幽

石綠篠媚清漣

清漣已見上文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

流川而漱其山春秋運

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

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樹枌檟無令孤願言

左氏傳曰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

富春渚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且及富春郭

吳郡記曰富春東定山緬雲霧

赤亭無淹薄

吳郡緜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出江中濤迅邁以避

山難辰發錢唐已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溯流觸驚急臨

圻阻參錯與圻同參錯謂崎岸之險參差六錯也亮乏伯

昏分險過呂梁壑貫措杯水其肘上伯昏無人射引之盈

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

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逡巡

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魚

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而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今汝林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鼈之不

能游也游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周易曰水存至習坎王弼

不以坎魚聞絕相乃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平生協幽

習之也周易曰兼山艮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期淪躓困微弱又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干祿果猶遂也

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也然古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

者請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

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獻平斯宿心莊子曰致命懷抱

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

既昭曠外物徒龍蠖莊子苑風謂諄芒曰願聞神人諄芒

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七里瀨一首五言曰桐廬縣有七謝靈運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爾雅曰展適也郭璞孤客傷逝

湍徒旅苦奔峭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

彭蠡湖口詩曰圻岸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楚辭曰觀

屢崩奔與此同也

淺雜字曰潺湲水流兒也毛詩曰羔裘如膏荒林紛沃若

哀禽相叫嘯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遭物悼遷斥存

期得要妙廣雅曰斥雅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焉莊子曰既東上皇心豈屑末代謂上皇王逸楚辭注曰屑顧色先結切目覩嚴子瀨想屬

此之謂要妙也或存焉莊子曰既東上皇心豈屑末代謂上皇王逸楚辭注曰屑顧色先結切目覩嚴子瀨想屬

謂上皇王逸楚辭注曰屑顧色先結切劉向雅琴賦曰未世鎖才方智孔寡目覩嚴子瀨想屬

任公釣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光武除為諫人夫不屈退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莊子

曰任公子為大釣巨綸五十倍以為餌躡會稽投竿東海

驚揚而奮鬣曰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誰謂古今殊

異代可同調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樂階羅嘉曰聖人雖生異世其心意同如也調猶

聲也謂音和也運也謂音和也登江中孤嶼一首五言求嘉江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長門賦曰貫歷覽其懷雜道轉

迥尋異景不延爾雅曰迥遠也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

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

鮮表靈物莫賞縕真誰為傳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

也說文曰真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楚辭曰想像列仙傳曰西

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司馬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

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階快馬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

年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

生理盡年而已全初去郡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在卿一周稱疾去職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

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

德當宣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卿琅耶人也或可優貧競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羨會有遺榮賦

豈足稱達生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達生之情者

情在故曰大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禮記孔子曰取廬

園當栖巖卑位代躬耕嵇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巖棲列女

卑位禮記曰祿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莊子曰夫神無

庸妨周任有疾像長鄉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

渴疾常稱疾閑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生嵇康高士傳曰

居不慕官爵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勅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

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

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荆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思玄賦曰

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臧榮緒晉

初為琅耶王太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

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悞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

宣為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解印綬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

迎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文子曰聖理棹端還期遵渚

驚脩垆越洛岳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道速也陸機遊溪

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憇石挹飛

泉攀林蹇落英毛萇詩傳曰挹斟也王戰勝臞者肥止監

流歸停戰勝明貴不如義止鑒明語不知嘿也韓子子夏曰

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

戰子胃臆故懼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臆
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
保心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亭定也傳與亭同古字通
義也唐唐堯也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
統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
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
有五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
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哉

初發石首城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陳疾東歸會稽太守孟覲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請闕上表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伏韜北征詔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縞

毛詩曰白珪之玷不可為也毛詩傳曰

縞也緇也雖抱中孚爻猶勞具錦詩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

是具錦鄭玄曰詭人集作已過以成寸心若不亮微命察

於罪猶女功之集彩色以成錦文也寸心若不亮微命察

如絲寸心已見上文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蟻微命東觀漢

箋曰察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鄭玄毛詩

省也光流萬里之恩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善成說文曰貸施也出宿薄京畿晨裝搏魯颺

毛詩曰出宿于濟又曰莊子曰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

搏扶推而上征颺已見上文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

再謂前之末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古詩曰相去日已

嘉今適臨川觀巨海何以茗茗萬里帆茫茫終何之毛詩曰洪水茫茫

知風波之患忽乎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

湘歷九疑

東方朔集朔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止三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疑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

也欽聖若且暮懷賢亦棲其

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

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

暮遇之也毛萇詩傳曰其辭也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

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道路憶山中一首

五言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

楚辭曰涉江採菱發陽阿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

可採蓮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

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本

在陳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

故宅遂籍會稽故稱越客焉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慮款

廣雅曰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

王逸楚辭注曰追尋栖

息時偃卧任縱誕

崔寔答陸機詩口樓息高丘范曄後漢

得性非外求自己為誰纂

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

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各得其性而止

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

也爾雅曰纂繼也

不怨秋夕長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

密竿

字休曰竿竹樅也古寒懷故叵新歡含悲忘春暝

暝當喜為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叵不可也莊子曰燠然似春

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

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

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危柱謂琴也孫氏篋賦曰陵危柱以頤頤促管

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也

入彭蠡湖口一首

五言

謝靈運

謝靈運

三十一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孔安國尚

書傳曰海乘月聽哀狁浥露馥芳蓀乘月猶乘日也廣雅

曲謂之鳥之馥狁雌也說文曰浥濕也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

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張僧

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

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

松徧於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

兩岸派乎靈物宏珍怪異人祕精魂孔安國尚書傳曰宏惜也

詩傳曰祕閉也江賦曰細隱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温穆

淪之列真擬異人乎精魂子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徒作千里

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温言水玉温潤也曲絃絕念彌敦言奏曲莫以消憂茲絕而念逾甚故曰徒

絕音生乎絃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五言謝靈運山居

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為稱也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楚辭曰嘉南州之炎銅陵映碧

潤石磴瀉紅泉銅陵銅山也楊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

即近山所出然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相子新論曰周

利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爾雅曰山絕險家語孔子曰

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遂登郡峯首邈若升雲煙論衡曰

路而不知夫所登也羽人絕髮髯丹丘徒空筌楚辭曰仰

氣如雲曹子建述仙詩曰遊將升雲煙

立留不死之舊鄉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安國論語注莫辯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曰獨往任自然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言山之獨往必不復顧世也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為尊古卑今而然哉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頃史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文選卷第二十六

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行旅下

顏延年北使洛一首

還至梁城作一首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一首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敬亭山詩一首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京路夜發一首

江文通望荆山一首

丘希範且發魚浦潭一首

沈休文早發定山一首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一首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上

古樂府三首

班婕妤怨歌行一首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古詞君子行一首

行旅下

北使洛一首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傳

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一

改服筋徒旅首路踟蹰險艱矣

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

漢書序曰徐偃戎車首路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振楫

發吳洲秣馬陵楚山

阮籍詩懷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粟食

馬曰秣韓子曰楚和氏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

漢書曰汝南郡有道礪音義曰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

漢書曰汝南郡有道由礪也

漢書曰汝南郡有道由礪也

漢書曰汝南郡有道由礪也

漢書曰汝南郡有道由礪也

漢書曰汝南郡有道由礪也

漢書曰汝南郡有道由礪也

漢書曰汝南郡有道由礪也

漢書曰汝南郡有道由礪也

暮年

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摯虞尚書令箴曰補我袞闢闡我王猷毛詩曰嗟行之人又曰歲聿

暮陰風振涼野飛雲翳窮天

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

昏冥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臨塗未及引置

也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酒慘無言

引猶進也漢書沛宮

憫而不達韓詩曰周道倭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譽言當
遲洛神賦曰車殆馬煩歸來
而更數有所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言已有蓬心事既
往而儻本期蓬心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已矣而身飛薄亦
復同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
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曹植吁嗟篇曰
吁嗟此轉蓬
居世亦然之

還至梁城作一首 五言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楚辭曰登石岫兮遠望路眇眇
曰勤戍昔邁先祖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瞻東路傾側不及

群陸機赴洛詩曰振徙陽宗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
贈秀木詩曰息徒蘭圃陸機故國多奇木空城凝寒雲衡

從梁陳詩曰遠遊越梁陳故國多奇木空城凝寒雲衡

丘隴填郭郭銘誌滅無文木石局幽闥黍苗延

高墳說文曰高也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

貴誰獨聞栢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

乃如是乎毛詩曰吁嗟汝方封禪書曰埋滅而不稱列局

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

為父游客憂念坐自殷毛詩曰憂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五言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延之為員外常侍出為

江漢分楚望衡巫莫南服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睢漳

莫高山大川孔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盛弘之荆州記

安國曰莫定也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

千里入于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未見

其餘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江湘沅水皆共

會巴陵故號三江口經塗延舊軌登闈訪川陸周禮曰國也爾雅曰郊外曰牧

執說文曰延長也又曰闈城曲重門也舊軌謂張劭也蜀

都賦曰經途所亘鄭玄周禮注曰廷進也陸機豫章行曰

川陸殊塗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

國也地險已見上文左傳子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尚

汜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曰荆州雲土夢作又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西都賦

曰舍孺檻而却倚懷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曰楚昭王遊

於荆臺司馬子期諫曰荆臺有切

庭右彭蠡荆或為不圓干有切

清霄霽岳陽曾暉薄瀾

澳說文曰毛莨詩傳曰山南曰陽雨雅曰澳隈也淒矣自遠風

傷哉千里目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涼飈自遠集楚辭曰湛

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倚伏也存没竟何人炯介在明

淑蒼頡篇曰炯明也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楚辭曰彼堯舜之耿介王逸曰耿光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占迥切

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論衡曰上世之人質樸易化毛萇詩傳注曰藝樹也

還都道中作一首五言集曰上海陽還都道中作都謂都揚州也

鮑明遠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

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客行惜日

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

月崩波不可留江賦曰駭崩浪而相礪言客行既侵星赴

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曉風道廣雅曰騰沙

鬱黃霧翻浪揚白鷗鷗水鳥也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漢書

李斐曰艫船前頭刺擢處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絕猶

也楚辭曰長大息而淹涕

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兼猶三也毛詩曰未嘗違戶庭

也楚辭曰長大息而淹涕

安能千里游周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古歌復誰令乏古節貽

此越鄉憂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左氏傳宋人曰懷璧不可以越鄉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五言 鄴善長水經注曰江水經三山

又湘浦出馬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浦

謝玄暉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宋孝武之江州詩曰山曲蒙幽雨江路結流寒尚書大傳曰大

賦曰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揚雄

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應劭風俗通旅思倦搖孤游昔

已屢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

楊暉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楊雄檄靈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性與道浮遊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

良惟頤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左氏傳曰景公謂晏子雖

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

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

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甚

敬亭山詩一首

五言 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方言曰亘竟也賈誼早雲賦曰

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古詩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桓

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子虛賦

曰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交藤荒且蔓樛枝從其復低

毛萇詩傳曰獨鶴方朝唳饑鼯此夜啼王故事曰陸機

木曲曰膠鼠已見上文澌雲已漫漫多雨亦淒淒魏都賦曰窮岫

楚辭曰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冥以多雨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揚子雲解

也幽蹊山徑也楚辭曰道幽路兮九疑緣源殊未極歸

徑窅如迷聲類曰窅遠切要欲追竒趣即此陵丹梯丹梯謂

鼓吹登山曲曰暮春春服美游駕陵丹梯升嶠既小魯皇

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西京賦曰皇恩溥周易曰睽乖也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五言休沐未嘗出如淳曰五

謝玄暉

薄游第從告思閑願罷歸孫綽子曰或問賈誼不選漢文

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還叩歌賦似

休汝車騎非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叩令相善於

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雅容閑雅甚都文君

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界內灞池不可

別伊川難重遠故乘集有臨灞池遠訣賦應劭曰三川今

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汀葭稍靡靡江葵復依依毛詩曰葭

薄草靡靡韓詩曰揚柳依依田鶴遠相叫沙塢忽爭飛

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枚乘樂府詩曰美人試與征徒

望鄉淚盡露衣古詩曰淚衣裳賴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嵇康

詩曰百酒盈罇陸機曰日問我勞何事露沐仰清徽志狹

出東南隅清川合滌景

輕軒冕恩甚縈重闈管子曰先王制歲華春有酒初服偃

郊扉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五言山謙之丹陽記曰

有三山相接即名為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

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吳都賦曰飛甍

漸臺中起列館參差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

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邯鄲湛贈伍處玄詩曰行

哀詩曰何為又滯滯毛詩曰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

日與佳人期兮夕張有情知望鄉誰能翫不變盧謨與劉

又曰涕淫淫而苦霰載七哀詩曰憂來令髮白毛長詩傳曰鬢黑髮也續與髮同

京路夜發一首五言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

擾擾亂也毛詩曰肅肅宵征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泱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

星稀之貌也字書猶露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毛詩曰野有

兮故鄉邈已負山川修且廣班固燕山銘曰負其邈兮巨

山川山川脩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勅躬每踟躕瞻恩唯

文選卷下

震蕩曹子建聖皇篇曰侍臣首文奏陸下難恃孝經鉤命決
日勅躬未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行矣倦路長
地蓋厚不敢不踏楚辭曰心休惕而震蕩
無由稅歸鞅陸機贈弟詩曰行矣怨路長說文曰鞅頸

望荆山一首 五言

江文通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右

經奉義猶慕義也江漢荆楚之境也盛弘之南關繞桐栢

西岳出魯陽尚書曰導淮自桐栢漢書曰寒郊無留影秋

日懸清光悲風撓重林雲霞肅川漲周易曰撓萬物者莫

木也奴教切肅寒也江賦曰濟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

占詩曰淚下沾衣裳 楚辭曰歲既晏兮 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素叔正情

麝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一聞苦

寒奏再使豔歌傷沈約宋書曰北 行古辭也

旦發漁浦潭 五言

丘希範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漁潭赤亭已見謝 擢歌發中流

鳴鞞響沓障馬融廣成頌曰發擢歌縱水 語字村童忽相

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絕峯殊狀張衡七辯曰森

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漲 藤垂鳥易

陟崖傾嶼難傍說文曰島海中洲上有山石說文曰傍附也 信

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謝靈運方山詩曰資此永幽棲又曠也

曠也坐嘯昔有委卧治今可尚坐嘯卧治並見謝玄師在郡卧病詩

早發定山一首五言梁書曰約為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夙齡愛遠壑晚泣見奇山毛萇詩傳曰莒臨也標峯綵虹外置嶺白

雲間楚辭曰建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傾壁忽斜豎絕頂

復孤圓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剝謝靈運有頂曰冢歸海流漫

漫出浦水濺濺歸海已見上文楚辭曰石瀨兮淺野棠開

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楚辭曰遊子憺兮忘歸懷

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子春言採三秀徘徊望九

仙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列仙傳曰滄子者齊人好餌水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

九法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一首五言十洲

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為浙江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廣雅曰珍重也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

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朴子

於扶南金鋼生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

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

也涸胡落切津液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鵬鳥賦曰乘流則逝毛詩曰揚

之磷白紛吾隔頭洋寧假濯衣巾地以洋謂去京師與燕之
亦不須濯衣巾楚辭願以潺湲水露君纓上塵雜子曰潺湲水清流兒
曰紛吾可以濯我纓願以潺湲水露君纓上塵水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軍戎

從軍詩五首

五言魏志曰建安二十二年三月自南

鄭是行也待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

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程

不得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七亦佚

樂然士卒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勞師

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左氏傳

殺者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

曹操為丞相故曰相公也

論曰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一舉滅獯虜

再舉服羌夷

漢書曰獯鬻堯特匈奴號也西收邊地賊忽若

俯拾遺

漢書海福上書曰高祖舉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

六韜曰賞如高山罰如深溪左氏傳晉侯投壺穆軍中

多飲饒人馬皆溢肥杜預左氏傳注曰饒餘也徒行兼乘還空

出有餘資

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拓地三千里往返速如

飛

虞丘壽王驃騎論功曰拓地萬里海內晏然毛

鄴城所願獲無違

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語孔書曰處

大朝日暮薄言歸

毛詩曰薄外參時明皎內不廢家私禽

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左氏傳曰賓孟適却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為犧也

遷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異於是矣良苗穀也國語曰秦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相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

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為祭主也憚當為輝崔駰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論

七依曰霈若膏雨之潤良苗聘夫子曰道簡子使

曰長沮桀溺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孔叢子曰道簡子使

爾耦而耕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聘夫子曰道簡子使

鳴犢與實犢之見殺迴輿而趣為操曰朝朝干衛復我舊

君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

屬節而求仕有乖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

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黎從征吳作此四篇

我君順時發柝我君順時發柝

柝東南征穀梁傳曰葬我君桓公順時應秋以征也禮記

東南征柝東南征

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漢書公

累足漁襟坤蒼曰檣帆柱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鶴鳴毛詩

曰檣韓詩曰眷眷懷歸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鶴鳴

徂東山洵洵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鶴鳴于垤婦歎于

室毛萇曰垤螻豸也鄭玄曰鶴水鳥也將陰雨而鳴行於

陰雨尤苦婦人則日月不安處人誰獲常寧晉國語姜氏謂

誰獲安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毛萇詩序曰周公

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奔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左氏傳

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息曰公家之懼無一夫用

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懼無一夫用

報我素餐誠毛詩曰彼君子夙夜自忤性思逝若抽縈廣

曰併抗慨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東觀漢記曰賈復繫

登所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乘羽被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史記曰春

申君曰廣川大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

名也餘暉言將夕也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毛詩曰七月在

謂蟋蟀也征夫心多懷悽愴令吾悲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

心下船登高防草露露我衣說文曰防隄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以潤草說苑曰孺子

不覺露迴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楚辭曰居愁期誰告身之沾不

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孔安國尚書傳曰戈戟干盾也所私情所親也即戎有授

命茲理不可違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成人矣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逍遙河堤上左

右望我軍毛詩曰河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王伐紂出

於河呂尚為右將以四十七艘舫踰於河國語曰吳率彼王帶甲三萬人也說文曰舫併舟也又曰艘船摠名也

東南路將定一舉勲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

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漢書高祖曰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後漢書光武

詔曰將軍劉禹與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

可謂大臣與孔子對曰今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論語

公門鞠躬如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許歷為完士一言

猶敗秦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有

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

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鉄鑕之誅趙奢曰有後令邯鄲許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

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論衡我

曰西門豹董安于誠為完具之人能納韋絃之教也

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兮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下

曰吾己負雖無鈎刀用庶幾奮薄身東觀漢記班超口冀

孟堅答賓戲曰擗朽摩鈎鈎刀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四望無

煙火但見林與丘東觀漢記曰北夷煙城郭生榛棘蹊徑無

所由高誘淮南子注曰聚未曰榛翟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

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鷓鴣摩天游禮記曰孟秋寒蟬

歌曰黃鵠摩天極高飛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

消人憂魏志曰武皇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孟子曰齊

為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館宅充廩里士女滿莊廵韓詩

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謂之莊薛君曰道九交之道也自非聖賢國誰能享斯休

孔安國尚書傳曰享當也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毛詩曰逝將去汝

樂土有德之國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 四言

頽延年

寅威寶命嚴恭帝祖尚書曰周公曰嚴恭寅畏又曰王無

炳海表岱系唐胄楚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

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王彭城沈約宋書曰靈監睿文氏

屬睿武曹植離友詩奄受敷錫宅中拓宇尚書曰敘是五

圖大范錫厥庶民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巨地稱皇聲天

作主燕然山銘曰奠其魄于巨地界曹植玄暢賦曰罄天

太子師傳表曰陸月竈來賓日際奉土甘泉賦曰西壓月

下音窟兔窟月所生也尚書曰明玉慎德四夷咸實杜子

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為竈曹植玄暢賦曰緇日

際而陸機詩曰奉土歸疆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張載元康頌

班德布化禮記曰禮交動乎六典聯事九官列序周禮曰

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禮典三曰教典四曰

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

濟相讓應勛曰尚書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皋繇作

土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有牲在滌有絜在俎周禮

人掌繫祭祀之牲禮記曰帝牛羊或肆或將鄭玄曰有肆其

中所搜除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曰有肆其

骨體於俎者或薦饗王衷以荅神祐杜預左氏傳注曰薦

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禮記曰維聖人為能

皇乎備矣有事

上春漢書郊祀歌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左氏傳宰孔曰

禮行宗祀敬達郊禋禮記曰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

種之禮行宗祀敬達郊禋禮記曰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

右稷孔安國尚書傳金枝中樹廣樂四陳漢書曰金枝秀

銅鏡百二十枝史記曰趙簡子病寤陟配在京降德在民

毛詩曰三后在天陟配在京禮奔精昭夜高燎煬晨奔精

也史記曰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甘泉昏時夜祠到明而

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東京賦曰颺灑燎之炎煬致高煙

於太陰明浮爍沈禁深淪言宋為水德而揚光沈禁所祭沈淪

而沈靜也尚書考靈耀曰氣在於冬其紀辰星是謂陰明

尚書大傳曰沈四海鄭玄曰祭水曰沈鄭司農周禮注曰

祭祭名也告成大報受釐元神禮記曰升中于天鄭玄曰中成

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漢書曰上方受釐坐宣室臣贊曰

釐謂祭祀餘胙也如淳曰釐音僖呂安闕賦曰上奏元

神下告皇祇服虔甘泉宮賦注曰釐福也月御案節星驅扶輪月御案節並見

月御為之案節星驅為之扶輪王濟鍾夫人序德頌曰濟

蒙天假星驅省疾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羽獵

賦曰風詡遙興遠駕曜曜振振漢書房中歌曰雷震震電

詡其扶輪振盛免遠駕神駕也

樂府上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三首五言古辭言古詩不知作者姓名他皆類此

飲馬長城窟行往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其下

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

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為

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

青青河邊草縣縣思遠道言良人行役以春為期至不

縣細微之思也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廣雅曰夢見在我傍忽

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說文曰展轉也鄭玄

毛詩箋曰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枯桑無枝尚知天寒

君行役豈不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但人入門咸各

離風寒之患乎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自媚誰肯為言

乎皆不能為言也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

素書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長跪讀素書書中竟如何說文曰上有

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傷歌行

昭昭素月明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毛詩

耿不寐如微風吹闥闥羅帷自飄颺毛詩傳曰攬衣曳

長帶薜蘿下高堂長門賦曰復起而彷徨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

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

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毛詩曰佇

永與王譚書曰抑於家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

穹蒼爾雅曰穹蒼蒼爾雅曰穹蒼蒼爾雅曰穹蒼蒼爾雅曰

長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

首直敘怨情占詩曰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

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傳玄豔歌行曰咄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春布

德澤萬物生光暉楚辭曰恐死不見乎陽常恐秋節至焜

黃華葉衰焜黃色衰也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尚書大

東海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

怨歌行一首五言歌錄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

位婕妤好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

好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希復

班婕妤

進見成帝崩婕妤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漢書曰罷齊三服官李斐曰紈素為冬服范子曰紈素出齊荀

悅曰齊國獻紈素綸天子為三官服也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古詩曰文綵雙鴛鴦

歡被為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謂蒙恩幸之時也北

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古長歌行曰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炎熱氣也弃捐篋

笥中恩情中道絕

樂府二首

短歌行

魏武帝

魏武帝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為郎遷南頓令後封魏王文帝追謚曰武皇帝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左氏傳曰侯河璧言如朝露去日苦多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

康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時宰人號酒泉

太守漢書東方朔曰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

吟至今古詩曰馳車整中叨叨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帶沈吟聊躑躅

鼓瑟吹笙毛詩小雅文也莘薺也鹿得薺草叨叨然而鳴相呼而食以興喜樂賓客相招以盛禮也鄭玄

云莘薺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言月之不可掇

由憂之不可絕也說文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應劭風俗通曰掇拾取也猪劣切

陌度阡更為客主長門賦曰孔雀集而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契闊詩曰死生

張賀思月明星希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上四句

念舊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所依託也

高明主不獸人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

故能成其衆 周公誠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武

封伯禽於魯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

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

也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苦寒行 五言歌錄曰苦寒行古辭

坑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為之摧 昌氏春秋

曰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大原

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

霏霏 毛詩曰雨雪霏霏 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 呂氏春秋曰天

也踵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 楚辭曰怫鬱兮不陳水深橋

梁絕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栖 揚雄琴情英

暮無所宿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莊子曰擔囊而趨

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毛詩曰我徂東

樂府二首

善哉行 四言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

魏文帝 辭也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 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古豔歌曰居貧衣

單薄腸中 谿谷多風霜露沾衣 說苑曰孺子不 野雉羣雉 猴猿相追 毛詩曰雉 還望故鄉鬱何壘壘 廣雅曰壘重也 高山有

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言高山之有崖林木之

來仍無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莊辛謂襄成君人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存兮君不知

生如寄多憂何為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今也寄者固也楚辭曰傷楚國之多憂

我不樂歲月如馳毛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

波迴轉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赤之適

齊也乘肥載馳載驅聊以忘憂毛詩曰載馳驅歸言衛侯楚辭曰聊媿娛以忘憂

又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燕歌行

七言歌錄曰燕地名猶楚苑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他皆類此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不搖

落而變衰毛詩曰兼葭蒼蒼白露為霜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

禮記曰仲秋之月鴻鴈來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又曰鴈雍雍而南遊慊慊思

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佗方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也賤妾榮

榮守空房榮單也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露衣裳古詩曰淚

下霑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宋

玉笛賦曰吟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古詩曰明月何

皎皎照我羅牀帷毛詩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恨河

史記曰牽牛為犧牲其比織女天女孫也曹植九詠注

七日得一會同矣

樂府詩四首 五言

篳篥引

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曰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篳篥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

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

也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鄭玄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今時美物曰珍聲類曰宰治也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楚辭曰使秦箏而彈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不鼓

也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及樂飲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

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禮記曰吾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

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仲

連壽毛詩曰君子

父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

論語曰父要不忘平生之

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

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

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卒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

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適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曰耀華屋而燻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舟舟我道零落不歸山丘毛萇詩傳曰適終也

先民誰不死

知命亦何憂

左氏傳曰子產曰入誰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美女篇

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

說文曰閑雅也上林賦曰柔條妖治閑都又曰閑幽閑也

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

攘袖卷袂也環釧也

頭上金爵釵零佩翠琅玕

釋名曰爵釵釵頭上施爵明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

交玉體珊瑚間木難

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

口木對金翅鳥沫所成
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
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眄遺

光彩長嘯氣若蘭
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
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

慎子曰毛廩西施衣以玄錫則行
者止杜篤楔祝曰懷秀女使不餐
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

端爾雅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注曰
安猶焉也南端城之正南門也
青樓臨大路高門結

重關漢書枚叔上書曰遊曲臺臨大路
子曰虞氏梁之富人高樓臨大路
容華耀朝日誰

不希令顏神女賦曰耀手若白日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

所說者顏色盛也言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周禮有媒氏之職爾

雅曰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眾人何嗷

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蘇武答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

盛年行已衰蔡雍霖雨賦曰中宵夜而歎息

白馬篇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古羅敷行曰青絲繫馬尾黃借

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幽并二州名班固漢書贊少小去

鄉邑揚聲沙漠垂幽通賦曰雄朝野以揚聲宿昔秉良弓

楛矢何參差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控弦破左

的右發摧月支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

日馬射左邊為月支三枚馬蹄二枚
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凡物飛迎前

後屬狡捷過猴援勇剽若豹螭螭猛獸也巳見西都邊城

多敬意急胡虜數遷移長楊賦曰永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

隄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北有東胡山

戎或云鮮卑蒼
頡篇曰凌侵也
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

言子與妻鄭玄毛詩箋
曰顧念也
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

國難視死忽如歸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
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若歸臣

不若王
子城也

名都篇歌錄曰名都
篇齊瑟行也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王逸荔枝賦
曰宛洛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

光且鮮史記曰陸賈寶劍直千金論
鬪雞東郊道走馬長

揪間漢書陸弘少時
馳馬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

鏑長驅上南山儀禮曰司射摺三挾一鄭玄曰擣捷也楚
其騎射音義曰鏑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鄭玄周禮注

發天曰縱兩禽雙兔也
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毛詩曰

天鄭玄曰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舞賦曰觀
我歸宴平

樂美酒斗十千平樂
膾鯉膾胎鰕寒鼈炙熊蹯毛詩曰炮

頡解詁曰膾少汁雁也子充切塩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
雞寒劉熙釋名曰韓羊韓雞本出韓國所為然寒與韓古

宰夫膳熊蹯不熟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

巧捷惟萬端漢書曰霍去病在塞外尚穿域跋鞠也如淳

戲鞠巨六切史記曰魏公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

子賓客辯士說王萬端

還城邑清晨復來還舞賦曰駱驛而

王明君辭一首五言

石季倫臧榮緒晉書云石崇字季倫渤海人也
早有智慧稍遷至衛尉初崇與賈謐善

謚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勸倫殺崇遂遇害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

也年十七獻元帝臧榮緒晉書曰文帝諱昭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

家子昭君配焉琴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曰詔承良家女也昔公

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漢書曰烏孫使使獻

馬願得尚公王乃遣江都王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

之曲多哀怨之聲故敘之於紙云爾我本漢家子將適單

于庭漢書曰匈奴歲正月祠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建應

詔曰前驅舉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魏文帝柳賦曰左

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橫哀鬱傷五內泣淚濕珠纓李陵詩曰轅馬傾悲鳴

日自割無令五內傷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魏文帝

曰行行日已遠延我於穹廬加我闕氏名漢書曰烏孫公

嫁我于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為係王穹廬為室兮旃殊類

非所安雖貴非所榮殊類異類也李陵答父子見陵辱對

之慙且驚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離陶莫阜立為復殺身良

不易默默以苟生屈原曰吁嗟默言墨子曰哀公迎孔子

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苟生亦何聊

積思常憤盈楚辭曰蓄怨乎積思王逸曰結恨在心願假

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鵠舉

也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毛詩曰佇立以泣國語中昔

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

古詩曰傷彼蕙

蘭花含英揚光輝過特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也

傳語後世人遠嫁難

為情

漢書張禹曰有愛女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

君子行

古詞

季善本古詞告三首無此一篇五臣本有今附下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閒瓜田不納履李下不王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文選卷第二十七

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樂府下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一首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曲一首

挽歌

繆熙伯挽歌一首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一首

雜歌

荆軻歌一首

漢高帝歌一首

劉越石扶風歌一首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樂府下

樂府十七首

猛虎行

雜言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毋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陰

惡木之枝惡木尚能取之况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邃見之論語曰志士仁人古詩曰

晨風懷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

氏傳注曰策馬趨也饑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歸功未建

時往歲載陰日而逸切言日以屢歸而功未立陸賈新崇

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爾雅曰崇高也廣雅曰駭起也恒

心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

爾雅曰山小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為音侯璞等賦曰急絃而高曰岑

達國語注曰懦下也爾雅曰亮信也人生誠未易易云開

此衿言人生既多難苦誠為未易何為開此行役眷我耿

介懷俯仰愧古今夫蘊耿介之懷者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蒼頡篇曰懷抱也

君子行五言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莊子曰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

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尚書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左氏傳伍員曰樹德

近火則溫遠之繞微何則氣之所如遠近有差也火位

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說苑曰王國君前毋子伯奇後毋

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妾王上臺視之後毋取蜂除其毒而

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二王見蜂追之已自投

河粒書寢顏回索米得而來饜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

其醜中而飯之少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

者夢見先君食絮故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矣煤入甑中

孔子所以知人難也高誘曰貧煤煙塵也貧讀作塵入甑

逐臣尚何有弃友焉足歎放子王逸楚辭序曰屈原放

薄沅湘之間毛詩曰谷風序曰天下俗福鍾恒有兆禍集

非無端言禍福之至而皆有漸也故叔上書曰福生有基

鍾聚也言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懼言禍福之有端兆故

故安之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已所求故受之可為懼也莊

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郭象曰無受

天損易者唯安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

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

人益之所以為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

途故安之甚易此以吉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荀悅申

凶異轍故辭之實難抱朴子曰明於近情苦自信君子

卑則傾冠見矣以其遮相祖述故引之近情苦自信君子

防未然言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

未然於蒙福列子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

從軍行 五言

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漢書

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史記曰始深谷邈無底崇

皇以謫遣戍謫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深谷邈無底崇

山巒嵯峨惟無底之谷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奮臂攀

喬木振迹涉流沙毛詩曰南有喬木尚書曰導弱水入于

流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賈誼早雲賦曰隆暑盛其無

緯注曰苛夏條集鮮藻寒冰結衝波文子曰夏條可結毛

者切也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杜篤論都賦曰胡馬遠進

廣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吳為不道敢問諸大夫戰奚

以而可大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韋昭曰物旌旗物色微

秉尺持刀漢書曰冒頓乃作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戰
為鳴鏑音義曰如今鳴箭也
策曰衛行人獨過免胄橫戈而進李陵吞蘇武苦哉遠征
書曰負戟而長歎孔安國論語注曰戈戟也
人撫心悲如何乃列子曰師襄撫心高蹈

豫章行五言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

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曰伯牙遊於秦山之陰川陸

殊途軌懿親將遠尋廣雅曰軌迹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蕃

荆尚然况兄弟乎遂不分荆復茂故云歡同株家語曰孔
子此哭何者曰何以知此哭之聲非但為死者而已矣又為
生離別者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完山之鳥生四子焉
羽翼既成將分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
為其往而不返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問哭者果曰夫

死家貧賣子葬之與之長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鄭玄
决子曰回善於識音矣
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寄世將幾何日吳無
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會日何難
停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
則大羞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前路後塗喻壽命也言
之嗟凶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前路後塗喻壽命也言
隨年侵而又盡促促薄暮景疊疊鮮克禁景之薄暮喻人
言無幾何也
不息鮮能止之孔安國尚書傳曰曷為復以茲曾是懷苦
薄迫也楚辭曰時躡躡而過中
心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位苦心見上文遠節嬰物
淺近情能不深說文曰嬰繞也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景影也
若絳當繼之以惠音

苦寒行五言或曰北上行

苦寒行五言或曰北上行

苦寒行五言或曰北上行

苦寒行五言或曰北上行

苦寒行五言或曰北上行

苦寒行五言或曰北上行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嶮難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俯入

穹谷底仰陟高山盤韓詩曰在彼穹谷玉弼周疑冰結重

澗積雪被長巒爾雅曰巒山隨也郭璞曰陰雪與巖側悲

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玄猿臨

岸嘆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夕宿喬木下慘

愴怛鮮歡渴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餐周易曰履霜堅冰離

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曹子建雜詩曰離思劇哉行役

人慊慊怛苦寒說文曰慊恨不滿足之兒也

飲馬長城窟行五言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漢書侯應上書曰臣往問陰山

候勁虜在燕然解嘲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書

軌旌旆屢徂遷賈玄考工記注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

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絲也遠也獫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

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吳

侯先平陰之鳴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李陵書曰薄守導

甘陳迹收功單于旃漢書曰甘延壽字君况北地人也為

共誅斬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

班固漢書述曰博望仗振旅勞歸士受爵臺街傳穀梁傳

振旅上疏詩序曰斬郵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臺街蠻

陳揚上疏詩序曰斬郵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臺街蠻

夷鄰問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邱謂傳舍也

門有車馬客行 五言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毛詩曰駕言出遊念君久不歸濡迹涉

江湘毛萇詩傳曰濡漬也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左氏傳曰楚子

傳曰攬衣起徘徊毛萇詩曰裳撫膺攜客泣掩淚敘溫涼列子曰

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尚書曰借問邦族聞惻愴論

存亡毛詩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

喪曹子建箴篋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市

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墳龍

日月多松柏鬱芒芒仲長子昌言曰古之墓天道信崇替

人生安得長國語藍尹壘曰君子獨居思慷慨惟平生俛

仰獨悲傷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

君子有所思行 五言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塵皇

一何盛街巷紛漠漠謂城邑之居也甲第崇高闕洞房

結阿閣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曰媿容

閣鄭玄周禮注曰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楚辭曰坐堂

濠宇列綺窻蘭室接羅幕楚辭曰高堂邃宇撫層軒古詩

室柱為梁楚辭曰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言淑兒以色

論語曰承顏衰而作也 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楚辭曰生

過古詩曰人生天善哉膏梁士營生與且博國語蔡伯請

地間忽如遠行客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止也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

曰夫膏梁之性難止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

廣雅曰宴安消靈根醜毒不可恪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

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醜毒也老子黃庭經曰玉池清水

灌靈根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謂身也左氏傳曰卿不

爾書緩也恪敬也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郭氏上書於

獻公公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忽使肉食

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禮記曰大公封於營丘鄭玄曰

遠負海地大人眾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

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

地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真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傳毅

洛都賦曰弋高冥之獨鳴連軒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左

翥之雙鷗崇或為嵩非也尤齊東界姑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

者其地既非正東故各舉一隅言之也海物錯萬類陸

產尚千名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物惟錯河圖曰地

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孟諸吞楚夢百二侷秦京賦子虛

齊浮渤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胃中曾不帶芥

漢書曰胥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

得百二焉齊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又曰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

得十中之二焉秦其勢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萬中之

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萬中之

二也字林曰惟師恢東表栢后定周傾毛詩曰惟師尚父

作齊等也惟師恢東表栢后定周傾毛詩曰惟師尚父

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為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又曰

公及齊侯會于首止謀寧周也公魯僖公也齊侯栢公也

定嶽論曰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孫卿子曰日月遞照

論曰廉頗程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論語荷蕢曰鄙哉

公再盈再虛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

孔梁丘據皆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

常守則太公相公守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

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語諛之臣二

所以獨笑也莊子曰不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左氏傳

離於真謂之至人也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齊侯飲

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

樂也君何得焉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而逢伯凌因

之荊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行行將復去長存

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荊賦華切行行將復去長存

非所營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

長安有狹邪行五言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爾雅曰三達謂之岐旁郭璞曰

者十人曹植妾薄相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華景日也

行曰輜駟飛轂交輪禮記曰趙簡子鳴玉以相

也華曜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

孫卿子曰日月遞照

論語荷蕢曰鄙哉

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

使賢者

莊公有之吾君安

一語諛之臣二

齊侯飲

古之

行行將復去長存

華景日也

鳴玉以相

華景日也

華景日也

華景日也

華景日也

華景日也

華景日也

華景日也

不必相續解朝曰欲行者擲足而投迹爾雅將遂殊塗軌
曰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

要子同歸津

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

遊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范曄後漢書曰上黨太守田邑與馮衍書云日月之經天河海

地帶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

亮急弦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急弦已見上

文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

曰萬盈數也然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毛詩曰君子萬年

介爾景福節玄曰汝有萬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無故自捐

也曰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爾雅曰俛仰逝將過倏忽也

幾何間饒師已見上文毛詩曰逝將去女慷慨亦焉訴天

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墨

子曰以其所行書於追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毛萇詩傳

竹帛傳遺後子孫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承閑而自察

悲哉行

五言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

饒淑氣時鳥多好音毛詩曰嘒嘒黃翩翩鳴鳩羽嘒嘒倉

庚吟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峯

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峯言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伍被曰通谷數行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

有芳言女蘿蔓葛各有尋託而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

曰葛與汝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詩曰南傷哉有膠木葛葛藟之鄭玄曰葛藟累而蔓之尋猶緣也

遊客士憂思一何深言已客遊不如蘿目感隨氣草耳悲葛故憂思逾深也

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願

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李陵答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惠

吳趨行五言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楚妃楚姬齊娥齊后也歌錄曰

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勲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

齊右善謔方言曰秦晉之間美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

吳趨自有始請從昌門起天通閭闔風亦名破楚門也

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吳地記曰昌門者吳王闔閭所

都賦曰脩除飛閣重樂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西京賦曰詩

又曰與海通波結重樂以相承軒長牕也言長牕開於屋之曲阿也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藹

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

清冷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左氏傳曰晉侯曰鍾儀

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

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

荆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

奔荆蠻曰號句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典引穆穆延陵

子灼灼光諸華毛萇詩傳曰穆穆美也左氏傳曰吳公子

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曹王迹隕陽九帝功興四遐孟子

齋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

者之跡熄而詩亡漢書陽九厄曰初八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曰軒轅氏之

所以開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吳帝功帝說文曰矯舉手也頓整也世羅猶皇綱也邦彥應運興粲

若春林葩毛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春秋命歷序屬城也言大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咸有士吳邑最為多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八族未足

後四姓實名家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桓呂寶公孫司馬徐諸田豪傑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興也謂盛多也謝丞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才學優裕

存爰及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苗裔及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儀也論語曰泰竹三以離于卑俾滂沱矣淑美難窮紀商推為此歌曰魯侯之淑

魯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推粗略也言商度略其粗也

短歌行四言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王人壽幾何逸楚辭曰悲歌言愁思也

逝如朝霜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時無重至華木

再陽論語摘輔像識曰時不頽以春暉蘭以秋芳禮記曰

始生鄭玄曰薛萍也其大者來日苦短去日苦長曹植苦

日頽楚辭曰秋蘭兮青青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毛詩曰蟋蟀在

苦樂有餘魏武帝短今我不樂蟋蟀在房堂歲聿其暮今

歌行曰去日苦多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為子忘我酒

既不我肴既臧毛詩曰爾酒既短歌有詠長夜無荒史記

為長夜之飲毛
詩曰好樂無荒

日出東南隅行五言

或曰羅敷豔歌

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父有女名羅敷嫁為邑人千乘王仁為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

猶室端也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呂氏春秋曰列精

奚若待者曰公妖且麗王逸楚辭注淑貌輝皎日惠心清

耳閑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顏

正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娥

也睽視兒也言美女之兒娥眉王兒曼好日曼澤音錄

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多容儀

婉媚巧笑言毛詩曰窈窕淑女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

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粲粲衣服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璫

釵釵頭及上施爵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注曰翹羽名也毛詩曰珮玉瓊琚杜預左氏傳注曰璫璫美玉也方

駕揚清塵濯足洛瀾西京賦曰方駕授綬鄭玄儀禮注曰

之清塵揚雄太玄賦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風雲言多

曰踞弱水而濯足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軒軒蒼頡篇曰清川含藻

會響應景高崖被華丹藻景華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蘇武詩

我蘭芳又曰誰為遊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悲歌已見

子吟泠泠一何悲

口舞則莫子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描揚也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

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洛神賦曰丹脣外朗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結九秋之增傷

怨西荆之折盤張衡舞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十蘭七賦曰歷七盤而徒躡

放袂而赴節若遊鴻之翔天邊讓章華臺賦曰忽綺能隨飄然以輕逝以鴛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龍興鴛集

顏變沈姿無乏源為定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懽張衡七

瘳之頰阿那宜顧蒼頡篇曰顧遺芳結飛颺浮景映清湍視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

爾雅曰扶搖謂之颺冷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周易曰慢說文曰湍水疾也

游仙聚靈族高會層城阿淮南子曰掘崑崙墟以下地中

前緩聲歌五言

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慶雲已見上文慮妃興洛浦

王韓起太華楚辭曰迎慮妃於伊洛魏文帝詩曰王韓獨何人翱翔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歸華山

漢武帝令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

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曰鹿從十餘玉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爾聞有韓眾不答曰實聞有之神曰即我是也尚書曰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爾雅曰徵召也楚辭

見有娥之佚女西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蕭蕭宵駕動翩翩翠蓋羅毛詩曰蕭蕭宵征曹植飛龍篇曰羽旗

棲瓊鸞玉衡吐鳴和琴道雅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瓊鸞

也鴛旗已見上注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又曰狂玉衡於炎火王逸曰衡車衡也鄭玄周禮注曰鑾和皆以金為鈴

也應劭漢書注曰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思玄賦曰太容在軾和在衡

注曰太容黃帝樂師廣雅曰揮動也西京賦獻酬既已周

輕舉乘紫霞毛詩曰獻酬交錯漢書谷摠轡扶桑枝濯足

湯谷波楚辭曰飲余馬乎咸池摠余轡清輝溢天門垂慶

惠皇家淮南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閭闔論天

曰皇家赫而天君萬方祖而星集

塘上行

五言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張揖漢書注曰江離香被蒙風

雲會移居華池邊周易曰雲從風發藻玉臺下垂

影滄浪泉西京賦曰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沾潤既已渥

結根與且堅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占詩四節

逝不處華繁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

易人理無常全司馬遷悲上不得賦曰男懽智傾愚女愛

衰避妍莊子曰喜怒哀相疑愚智相欺仲長不惜微軀退但

懼蒼蠅前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丘樊鄭玄曰蠅之為貞

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封禪書曰使獲日月

樂府詩一首

會吟行五言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伶繁音沈約宋書曰控族宮引第一商

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

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二角引本第四也並無歌有絃笛存
聲不足故闕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

四楚調第五側調然今三調蓋清平列筵皆靜寂咸共聆
側也爾雅曰佇立也郭璞曰稽父也

會吟廣雅曰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尚書曰若稽古大
禹曰文命敷于四

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記尚書
升安國尚書傳曰敷陳也

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曰冀州既載
壺口治梁及岐又曰岷山導江毛詩曰江有汜

天文負海橫地理前漢書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論衡曰
天晏列宿炳負負海已見上文宋衷易

緯注曰天文者謂三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上林賦曰
光地理謂五土也

而異態相背灑池漑粳稻輕雲腰松杞彼毛詩曰灑池此流浸
見也王逸楚辭注

曰暖閭味兒也兩京愧往麗三都豈能似兩京東西兩
贈丁儀詩曰佳麗殊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楚辭曰層

雉也飛燕躍廣途鷓首戲清江還京雜記曰文帝自代
堵三堵也

燕騶淮南子曰龍舟鷓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周禮曰
首毛萇詩傳曰灑諸也

其肆鄭玄曰陳物處也毛詩曰窈窕淑女枚乘兔園賦曰
若採桑之安連袖方路磨陀長髻便娟數顧阮籍詠懷詩

曰路端便娟子常恐日月傾自來彌年代賢達不可紀爾
王逸楚辭注曰便娟好兒也

終也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史記曰吳伐越越王栖於
賜勾踐胙命越叟蓋越公也越絕書曰子胥戰於就李園

問傷馬軍敗而還欲復其離師事越公錄其術周易曰時
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

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史記曰
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

意既以施於國吾欲用之於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更名
易姓適齊為鴟夷子漢書曰梅福字子貞九江人也少學

長安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傳
名

以為仙其後人見福於會
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
傳曰仙
東方朔者楚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武帝時上書拜為郎
至武帝初奔郎去以避亂政置冠幘官舍風飄之去後見
會稽賣藥旅逸謂為客而放逸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
也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遂至吳
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伯通異之乃舍
之家鴻著書十餘篇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牽綴書

土風辭殫意未已

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樂府詩八首

東武吟

五言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大山皆齊之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

鮑明遠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

漢書曰王邑請召賤子

僕本寒鄉士

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

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騫以校尉從

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少不乏占謂自隱度而應
募為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募班固漢

書曰自張騫使大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寒垣漢書曰李廣

事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卒封樂安侯

范曄後漢書曰耿夔追虜出塞而還蔡邕上疏曰秦築長

安城漢起塞垣所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孔安國尚書

以別內外異殊俗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

方言曰亘竟也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晉吳

寧歲左氏傳曰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晉吳

始伐楚子重奔命吳入州來子肌力盡鞬甲心思歷涼温

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孟子曰既竭心思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列女傳曰柳

馬涼温已見上文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列女傳曰柳

佛君子永能厲兮吁嗟借哉乃下世兮司馬彪續漢書時

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時客難曰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

門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畧鎌刈葵藿倚杖收雞

狔說文曰狔切昔如韞上鷹今似檻中猿東觀漢記栢虞

如良鷹矣下韞即淮南子曰置後檻中徒結千載恨空

則與狔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負百年然言然在已弃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

惠不愧田子魂言已窮老而還同大弃席疲馬願垂晉主

愧於田子也晉主言惠田子言愧互文也然田子久謝故

謂之魂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籩豆拍之席蓐拍之手足

胼胝而目犁黑者後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

一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

反國邢咎犯對口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

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而目犁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

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

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

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

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

知所歸心矣韓詩曰縞衣綦屣

中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

出自薊北門行五言漢書曰薊故燕國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漢書高祖曰有寇至則舉烽火

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臣瓚

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兵軍於

注曰律說勒兵而住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兵軍於

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縣又酈食其曰楚人聞則分兵

救之又有朔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漢書曰匈奴秋馬

方郡武有帝開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漢書曰匈奴秋馬

曰秦帝按劍而坐漢書雁行綠石徑魚貫度飛梁漢書曰

曰遣使冠蓋相望於道漢書雁行綠石徑魚貫度飛梁

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為雁行上石山先登周易

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甘

泉賦曰貫倒簫鼓流漢恩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

景而歷飛梁命曆序曰大風飄石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

自飄揚秋命曆序曰大風飄石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

張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

急絃鳩鳥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老子曰國家昏投軀

報明主身死為國殤既死為神以靈魂魄毅為鬼惟

結客少年場行五言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

祭遵嘗為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古日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

吳越賦曰吳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淮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饗爭追兵一旦至負劍

遠行遊祖會追兵至燕丹太子聽秦王姬人鼓琴琴聲曰世

慮盧之拔劍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升高臨四關

表裏望皇州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為城阜南伊

犯山河九塗平若水雙關似雲浮周禮曰匹人營國傍三

詩曰雙關百餘尺史記曰三神山黃金白銀為宮闕望之

如雲崔駰達旨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漢書曰宣帝登

者夾道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

協轡飲賦曰車馬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左氏傳曰宋

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積粟今

我獨何為培塿懷百憂嵇康幽憤詩曰子獨何為楚辭曰

之憂獨兮志坎壈而不違王逸曰坎壈不遇兒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東門行五言歌錄曰相出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

戰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好射願必射譬可乎春申

君曰可異日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

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

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頂今臨武君常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

也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

同 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說文曰 遙遙征駕遠杳杳落

日晚左氏傳童謡曰鸚鵡之巢遠哉 居人掩閨卧行子夜

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

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為百人酸毛詩曰絲竹徒滿坐憂人

不解顏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 列子曰列子師老長歌欲

自慰彌起長恨端鄭玄禮記注

苦熱行五言曹植苦熱行曰行遊到日南經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

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

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燃雖暴風雨

滅不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東觀漢記馬援謂官屬曰

墮水中楚辭曰魂兮來歸南方不可湯泉發雲潭焦煙起

石圻土歌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

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散蒸之熱恒數四文楚日月有

辭曰觸石礪而衡遊埋蒼曰窮岫溧雲日月恒翳曹植感

盈十圍

外國圖曰揚山丹蛇居之去九疑五萬里楚辭含

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

于寶搜神記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

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毛詩義疏曰短狐一名射影

吹蠱即飛蠱也顧野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

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行暉行旅之光暉也郭氣書熏

體藺露夜沾衣宋志華表曰蒼梧南海歲有厲風郭氣

絕藺草名有毒其上露饑餒莫下食晨禽不敢飛南越志

觸之肉即潰爛藺時周曰玄豹露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

縣有銅澗泉源沸涌謂之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音

勞列女傳陶荅子妻曰玄豹露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

詩曰南方有鄣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肥言秦人毒涇尚

氣晨鳥不得飛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肥言秦人毒涇尚

獨平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

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也瀘音盧腓音肥生軀蹈死地昌

奔具腓毛萐曰腓病也瀘音盧腓音肥生軀蹈死地昌

志登禍機地列女傳曰楚子發之姊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

日軍事險危故為死地也莊子曰其發若機括其司足非

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

機括之發班固漢文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漢書曰歸義

書述曰禍如發機文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漢書曰歸義

將軍出零陵下離不范暉後漢書曰交此女子徵側反拜

馬援為伏波將軍擊交趾斬徵側振軍還京師朝見位

含

其所

影主

熏

氣

不

飛

者

殞

音

衰

尚

涇

毒

人

秦

多

死

况

今

毒

尚

毒

外國圖曰揚山丹蛇居之去九疑五萬里楚辭含

于寶搜神記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

毛詩義疏曰短狐一名射影

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

其家絕滅郭氣書熏

蒼梧南海歲有厲風郭氣

南越志

觸之肉即潰爛藺時周曰玄豹露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

縣有銅澗泉源沸涌謂之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音

勞列女傳陶荅子妻曰玄豹露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

詩曰南方有鄣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肥言秦人毒涇尚

獨平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

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也瀘音盧腓音肥生軀蹈死地昌

奔具腓毛萐曰腓病也瀘音盧腓音肥生軀蹈死地昌

志登禍機地列女傳曰楚子發之姊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

日軍事險危故為死地也莊子曰其發若機括其司足非

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

機括之發班固漢文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漢書曰歸義

書述曰禍如發機文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漢書曰歸義

將軍出零陵下離不范暉後漢書曰交此女子徵側反拜

馬援為伏波將軍擊交趾斬徵側振軍還京師朝見位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

沈豹宋書古辭白頭吟曰凄凄重凄凄

白頭吟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二女

君不能所用所輕欽使士致重乎

而難用也田饒對曰君統素錦綉從風而弊士曾不得緣

衣夫財者君所輕欽使士致重乎

白頭吟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

沈豹宋書古辭白頭吟曰凄凄重凄凄

白頭吟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二女

君不能所用所輕欽使士致重乎

而難用也田饒對曰君統素錦綉從風而弊士曾不得緣

衣夫財者君所輕欽使士致重乎

白頭吟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

沈豹宋書古辭白頭吟曰凄凄重凄凄

白頭吟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二女

君不能所用所輕欽使士致重乎

而難用也田饒對曰君統素錦綉從風而弊士曾不得緣

衣夫財者君所輕欽使士致重乎

白頭吟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削桐為琴，繩絲為絃。秦子曰：王壺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

仍馮行，答任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東觀漢記：段

仍因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千才切。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碩鼠玷白信蒼蠅。蠅，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

成美新芻，前見陵。謂韓詩外傳曰：夫雞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

也。見敵敢鬪，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夫時，信也。雞有五

德，君猶曰：藩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

里，出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稻粱，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

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

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蒼

頡，篇曰：陵侵也。史記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羣臣如積

薪，後來。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淪惑漢帝，益嗟

稱。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孔

安國尚書傳曰：淪沒也。班婕妤失寵，已見班婕妤怨詩。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呂氏春秋曰：所恃者，心也。而古

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齊

而歎。放歌行。五言。歌錄曰：孤子五。放歌行。

放歌行。五言。歌錄曰：孤子五。放歌行。

放歌行。五言。歌錄曰：孤子五。放歌行。

放歌行。五言。歌錄曰：孤子五。放歌行。

必求其以盛干將，必求其以斷。王壺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

仍馮行，答任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東觀漢記：段

仍因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千才切。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也。猜人情賤，恩舊世議，遂衰興。鄭玄曰：道絕者，奔恩

素爾雅或為此焱與焱同
古字通也七啓曰華細之纒
日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日

為市已見上文崔元始正論求寧詔
夷世不可逢賢君信
曰鍾鳴漏盡洛陽中不得有行者

愛才郭象莊子注曰世有夷險左氏傳曰
胡慮自天斷不

受外嫌猜李尤上林苑銘曰顯宗備禮明慮弘深左氏傳箴

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漢書張諫奏曰一言之勞皆蒙

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史記曰虞

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

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今君有何疾臨

路獨遲迴升天行五言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皇城關中漢書曰右扶風左馬

然後以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十帝兩都俱謂漢也論

耀倦見物興衰驟觀俗屯平周易曰難也翩翩類迴掌恍惚似

朝榮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

悔短計晚志重長生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

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莊子曰從師不圍郭象曰任其

結交兮比王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

尚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

尚書曰啓籥見書鄭玄易緯注曰齊魯之間名門戶

委松宿雲卧恣天行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

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

郭璞遊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

曲婉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

香也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 暫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

傳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馬明先生

別傳曰先生隨神士還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昔與女

即遊于安息憶此 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

未久已二千年矣 列仙傳曰簫

時人也善吹簫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

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為作鳳

臺失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曰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

鳳女詞有簫聲阮籍詠懷詩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

如淳漢書注曰曹輩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

鼓吹曲一首

五言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蔡

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簫鑊歌

黃帝岐伯

所作也

謝玄暉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爾雅曰江南曰揚州佳麗已見

上吳錄曰張絃言於孫權曰

株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

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株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

王居佳麗 殊百城

透池帶淶水迢遞起朱樓

王逸楚辭注曰透池

長貌也吳都賦曰巨

以淶水劉逵注曰迢遞遠望懸絕也馮衍 飛甍夾馳道垂

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採三秀之華英

揚蔭御溝

吳都賦曰飛甍并戶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

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 疑笳翼高蓋

御溝謂之揚溝植揚於其上 蓋壘鼓送華軒

聲謂之疑小雅曰翼送也老子曰駟馬高

蓋小擊鼓謂之壘西京賦曰龍輶華轡 獻納雲臺表功

名良可收

西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解朝曰蘭

先生收功

於章臺

挽歌

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卿自殺

挽歌詩一首 五言

繆熙伯

文章志曰繆襲字熙伯魏志曰襲東海人有才學多所叙述官至尚書光祿勳

生時游國都死沒弃中野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求久周易

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論衡曰親之生也生之高堂

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曰黃泉也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馬淮南子曰

日出湯谷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

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形容稍歇滅齒髮

行當憤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挽歌詩三首 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儀禮曰筮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鄭玄

曰擇也而筮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稽也鄭夙駕驚徒御

結轡頓重基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徒御不龍旒被廣柳

前驅矯輕旗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鄭玄曰

龍荒畫龍於荒也次猶衣也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

車中劉熙釋名曰輿推之車其蓋曰柳晉灼漢書曰柳聚

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以死者為不可列也故以其旗

識之賀循葬禮曰杜今之旒也古以緇布為之絳繒題姓

名而已不為畫飾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釋名曰於西

殯儀禮曰中闈且勿謹聽我薤露詩崔豹古今注曰薤露

遂適殯宮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
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曰薤上朝
露何易晞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
蒿里誰家地聚斂竟鬼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
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
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此亦呼為挽歌也

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范曄後漢書曰唐姬詩曰死生各異兮從此乖周禮曰喪祝掌

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而後飾白

虎通曰祖者始也始載於庭轎車辭祖禰故名曰祖載也

曰虎通與鄭說不同故俱引之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轎儀禮口遷于祖

搢問奠設如初又曰請啓期鄭玄曰請啓殯之期也說文

曰轎喪車也禮記孔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

間鄭玄曰是夢坐奠於兩楹之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

毛詩曰出宿于帷衽曠遺影棟宇與子辭鄭玄禮記注曰

齊飲餞于禰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尚書王曰雖有周親

曰曠空也周至也王逸楚辭注曰湊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

也論語子曰友朋自遠方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

曰乘其四駱載駸駸駸駸又曰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

有駢有騏毛長曰蒼白曰駸也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

曰天子按轡徐行既瑪七哀詩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

曰真真九泉室漫漫長夜臺

歎息重攬側念我疇昔時杜預左氏傳曰攬棺也楚鎮切

政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不殉沒身易亡

殺子非所能臣瓚漢書注曰亡身含言言哽咽揮涕涕流

離劉表與袁譚書曰聞之哽咽若有

重阜何崔嵬玄廬窅其間曹植曹曾誄曰旁薄立四極穹

隆放蒼天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頽國南至於濮鈞

乎下地旁薄而向側聽陰溝涌卧觀天井懸古之葬者於

乎上故天裏地及江河陰滿江河也天井天象也魯靈光殿賦曰玄醴騰

天官星占曰東廣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張真遺令曰地

期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

胡可以問之高誘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

國之正民也海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昔為七尺

軀今成灰與塵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

骨消滅隨塵去肥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漢書郊祀歌曰

鄭玄喪服注曰素故也鴻毛喻豐肌饗螻蟻妍姿永夷泯

輕也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豐肌饗螻蟻妍姿永夷泯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曰莊子將死弟子欲

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弟子曰恐為鳥為之食夫子

也莊子曰在上為鳥為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壽堂延

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滅也爾雅曰泯盡也與壽堂延

螻魅虛無自相賓楚辭曰壽宮供神之處也左氏傳曰王

孫滿對楚子曰螻魅魍魎莫能逢之杜預曰魍山神獸形

魁惟物也周禮曰五州為卿使之相賓鄭玄曰賓賓客其

也賢考螻蟻爾何怨螻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

拊心已見上文毛詩曰民之貧

亂寧為荼毒又曰假寐永歎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流離已見上文楚辭素驂佇輿

軒玄駟驚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殯宮已見上文魂輿寂

無響但見冠與帶周禮輿服志曰禮葬有鬼車儀禮曰薦

陳駕今時謂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旆禮記曰孔子為明

之鬼車也

用周禮曰大悲風微行軌傾雲結流藹爾雅曰微止也或

積也文字集畧曰藹雲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秦嘉詩

兩狀也藹與藹古字同振策指靈丘駕言出遊

陟長衢曹植感節賦曰豈吾鄉之足

顧戀祖宗之靈丘毛詩曰駕言出遊

挽歌詩一首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

草又曰白楊何蕭蕭松栢夾廣

路楚辭曰風颯
颯兮木蕭蕭
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爾雅

曰邑外
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嶢嶢
嶢嶢字林曰嶢嶢高貌也
馬為仰天鳴

風為自蕭條
蔡琰詩曰馬為立踈蹶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
幽室一已閉

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柰何向來相送人各已

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佗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

阿

雜歌

歌一首
并序

荆軻
史記曰荆軻衛人其先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

書擊劍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丹祖送於易水上
崔寔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

高漸離擊筑
鄧展漢書注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

荆軻歌宋如意和之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

去兮不復還
蕭蕭風聲也易水水名壯士軻自謂也自言為事成敗俱不還也

歌一首
并序
漢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應劭漢書注曰

酒也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
應劭漢書注曰酣洽也

擊筑自歌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

得猛士兮守四方
風起雲飛以喻群雄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

鎮之
猛士以

扶風歌一首 五言

劉越石 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為一首今此合之蓋誤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 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曰高都縣莞谷丹水所

出也莞音管左手彎斂弱右手揮龍淵 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杜預

韓曰韓之劍戟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顧瞻望

宮闕俯仰御飛軒 鄭玄毛詩箋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

繫馬長松下發轡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

長相謝哽咽不能言 晉書注曰以辭相謝哽咽已見上文浮雲為我結

歸鳥為我旋 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去家日已遠安知

存與亡 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常弘嗣秋風慷慨窮林中抱

膝獨摧藏 琴操王昭君歌曰摧藏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資

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 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攬轡命徒

侶吟嘯絕巖中 楚辭曰攬騏驎而下節君子道微矣夫子

故有窮 周易曰君子道消殺榮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

溫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

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 李陵降匈奴已見恨賦周易曰歸

騫與愆通也我欲競此曲此曲悲且長 宋子侯歌曰吾欲競

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魏文帝雜詩曰

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五言

陸韓卿 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曾及孺子妾并未

央才人歌詩四篇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

孺子宮人也

如姬寢卧内班婕坐同車

史記侯嬴謂魏公子母忌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魏王卧内

而如姬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漢書曰洪波陪飲帳林光

宴秦餘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西都賓曰視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然秦餘漢

帝所幸洪波非魏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蓉

爾雅曰荷芙蓉也郭璞曰

别名芙蓉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

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

駕君車者罪則彌子母病人聞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於門君聞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罪彌子古則字

也說文曰矯擯也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釣得十餘魚而弃之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

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凶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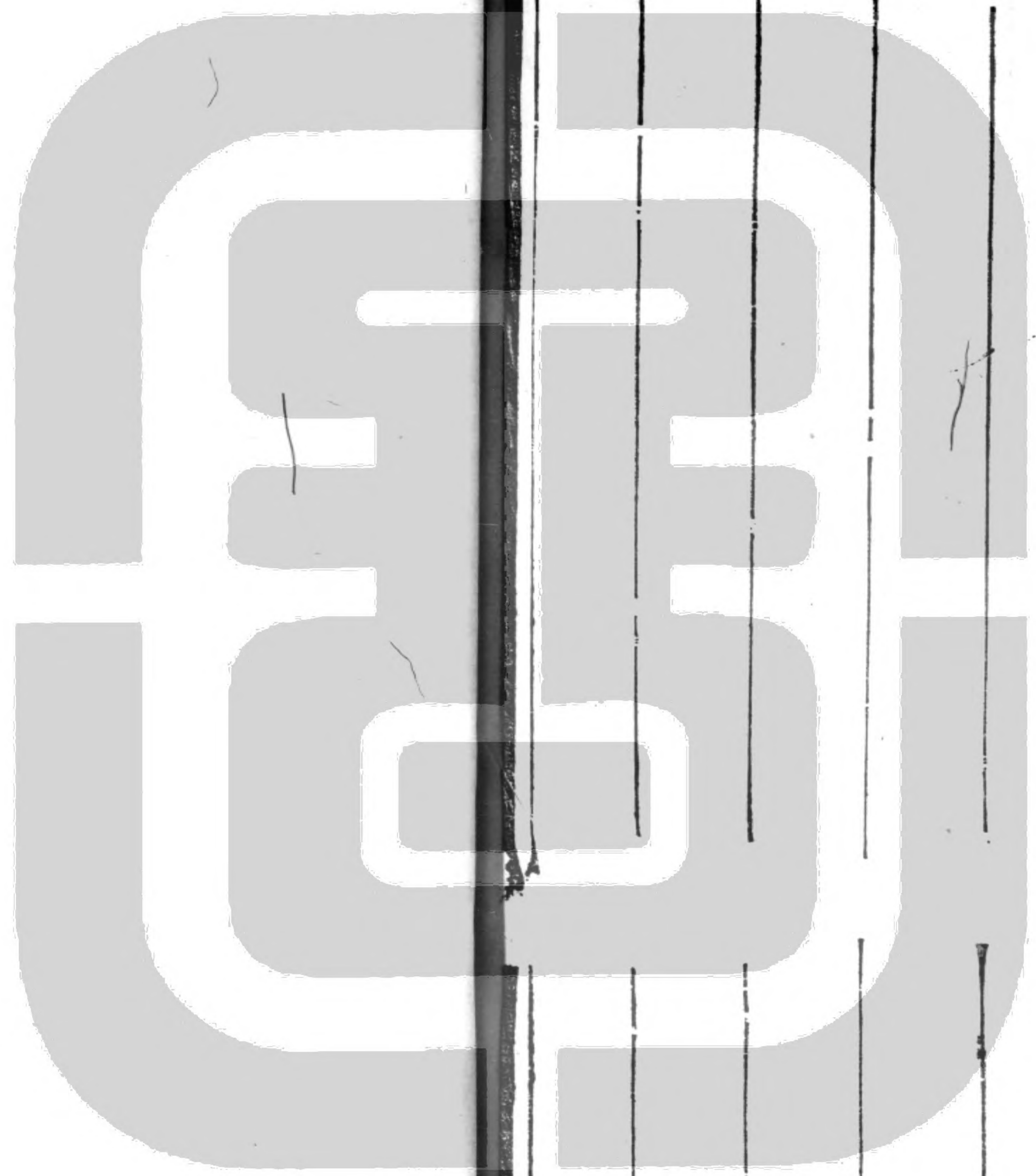
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人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魚也亦將弃矣

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賤妾終已矣君子定

焉如楚辭曰已矣哉王逸曰已矣絕望

有族然泣魚是龍陽非安陵歟陸誤也

之辭也思玄賦曰摻天道其焉如



全書卷三十一

全書

